

心系我们的英雄

炮 魂

■ 晋 蒙

晨光初现，群山间的薄雾被染成淡金色。陆军某旅营区广场上，一座古铜色雕塑正被阳光点亮——那是定格在1948年深秋的炮班战斗场景。铜铸的军装褶皱间仿佛仍沾染着当年的炮火硝烟，70余载光阴未能冷却官兵眉宇间的炽热斗志。

这座雕塑定格了炮班协力发射山炮前的一刻，生动展现了1948年解放军攻打太原的激战场景。“炮兵战斗英雄”李启元笔直地站在山炮右前方，大拇指竖起，目光如炬地运用指瞄法判断敌目标方位。身后的瞄准手面容冷静，身体重心靠近地面，双手紧握拉火绳，随时准备在接到命令后击发火炮。一名炮手紧握钢枪，身体前倾，呈现冲锋姿态；另外两名炮手已经将弹药装进山炮，静待进一步装填的命令。雕塑下的人物形象充满了动感和力量，仿佛下一刻炮弹就会猛然射出。

在那场战斗中，连长李启元英勇指挥，官兵斗志昂扬，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发发命中敌军碉堡，甚至有一发炮弹直接从碉堡射击孔钻入，有力地瓦解了敌军防御体系。

在该旅，提起李启元，官兵都能讲出几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故事。出人意料的是，一个上等兵竟能脱稿讲上几个小时，他便是由原北京军区授称的“硬骨头六连式连队”讲解员王琪。作为荣誉连队的讲解员，王琪同时也是炮班的瞄准手。

王琪对火炮产生兴趣源于一部电影《弹道无痕》。下连不久后，连队组织观看了这部改编自徐贵祥同名小说的电影。影片不仅在老营区实地取景拍摄，更有部分官兵参与演出。影片主角石平阳从一名铁匠成长为爱兵、爱炮、爱部队且技术精湛的炮兵连连长，被誉为“最纯粹的炮手”。

这份纯粹的精神在全旅不断升华，形成了炮手争当“启元”传人、炮班争当“神炮班”、炮连争当“神炮连”的好传统。在这支英雄的队伍里，王琪心中也悄然萌发出成为“最纯粹的炮手”的信念。当他在旅史长廊驻足凝视毛泽东同志“伟大的人民炮兵万岁”题词时，建功军营的信念如同岩浆般在胸中奔涌。

初春时节，炮身上还凝着薄霜，王琪下连进入实操阶段。当他的指尖触到冰凉的炮门时，心头那簇火苗腾地燃烧起来。他铆足了劲，一遍遍地练



炮班战斗群像。

李长润摄

习。可就在模拟实弹射击考核那天，这个把教材翻出毛边的列兵，却因过度紧张出了差错。当炮长发现他竟忘了修正那半个密位的误差时，炸雷般的吼声震得炮位都在发颤：“半个密位？够敌人把咱们阵地炸一遍了！”

如何才能锤炼实弹射击中的抗干扰能力？夜里站岗时，王琪琢磨了很久。第二天训练时，他拉着战友为自己设置了道道难关。战友们轮番上阵，或在他屏息瞄准时突然掀动工具箱，或在他校准表尺时故意报错关键参数，甚至在口令下达瞬间，敲打铁皮桶模拟震耳欲聋的炮击声。

两个月后，王琪又迎来了一场比武。这个曾经被半个密位误差击败的瞄准手，竟在40秒内零误差完成了装定、改装诸元与瞄准的整套操作，那些曾被战友们刻意制造的“干扰源”，此刻都化作了突破极限的助力，他的成绩比优秀标准快了35秒。

在不久前旅里组织的“启元—2025”多课题、多专业实战化比武的演练场上，朔风卷着沙砾抽打着火炮，王琪的手像焊在方向转轮上一般。当炮长报出赋予标定基准射向方位角的刹

那，他的目光瞬间锁定在瞄准镜中的十字线上……比他自己的最好成绩还要快出6秒。

从瞄准手走向炮长战位的黄佳豪，刚刚带领全班荣获“神炮班”的奖项。黄佳豪未曾想过自己会成为这支英雄部队中最年轻的炮长，更想不到“神炮班”这面旗帜竟如此沉甸甸的。

第一次带领炮班参加直瞄射击考核，他指挥的火炮在靶场外炸出刺眼的火光；首次率班出征“神炮班”比武，间瞄射击中竟有半数炮弹脱靶。从炮阵地下来后，这个掌心结满硬茧的年轻炮长把额头抵在滚烫的火炮上，忽然想起老炮长曾对自己讲的话：“只有像李启元一样，将炮的秉性融入骨髓，才能成为百发百中的炮兵。”从此他便开始在组训上下苦功夫，时时刻刻与火炮较劲。

“‘神炮班’的旗子不是绣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去年“神炮班”比武，黄佳豪所在炮班的火炮像有了灵性一般，发发奔着目标圈中心插着的红旗而去，直瞄射击4发全中，间瞄射击10发7中。

每当走上靶场，站在炮长的位置

上，看着火炮在自己的指挥下，打出排山倒海的气势，黄佳豪的心里就充满了自豪感。

黄佳豪能够带领炮班拿到“神炮班”的荣誉，在指导员宋立夫看来是意料之中的。每年新兵下连时，宋立夫都会组织战士们写下个人愿望，然后一起封存在“时光胶囊”里。当宋立夫从递交上来准备封存的纸条中，看到黄佳豪“一定要当‘神炮班’班长”的梦想时，胸腔里不禁激荡起一股热流。

在引导官兵学习李启元精神的过程中，宋立夫不止一次从这群充满活力的年轻战士身上，感悟到了英雄精神的延续。去年，连队在军事训练中荣获侦察尖刀班、“神炮班”、“神炮连”、军事训练一级连、“四铁”先进单位等6项荣誉。

“钢铁劲旅，战神雄风，我们是无坚不摧的英雄炮兵。抗战烽火孕育忠诚，南征北战打出赫赫威名……”伴随着激昂雄壮的旅歌，训练了一天的官兵从炮场归来。李启元的铜像披着金红余晖，那双被阳光点亮的眼睛正坚定地望向远方。

哨所春来早

■ 陶智平

到大自然的慰藉。

在藏北高原，一年只有两三个月能见到绿色，室外很难栽活一棵树。前些年，阿里军分区号召所属边防部队官兵在不影响战备执勤的前提下养花种草，既可以美化环境，又能陶冶情操。于是，且坎边防连官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集中育苗、探亲携带、亲人邮寄等方式，丰富着连队花卉的数量和品种。一年又一年，连队的鲜花种植渐成规模。连队因势利导，开展种花竞赛、赏花会等活动，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

在风雪弥漫的高原，养花种草并非易事。土质碱性大，官兵就找来羊粪，同连队日光温室里的泥土混合发酵后用来种花。冬天怕花冻坏，战士们便搭建支架，铺上棉被。经过精心照料，一盆盆绿色植物长势旺盛。连长马少峰说，养花培养人的耐心和责任心，正因为全是连官兵的辛勤付出，连队才有了“春天哨所”的美誉。

官兵从养花中陶冶性情，感悟人生道理。下士米德胜探亲归队时，把一小片令箭装在饮料瓶中，乘火车、转汽车，颠簸了4天回到连队。经过米德胜1年多的精心栽培，当初四五厘米长的令箭已经长到了50厘米高，并且新长了4片叶子。米德胜从令箭的生长中悟出：作

为高原边防军人，也应该像令箭一样，适应环境，顽强生长。

在前哨，我看到花盆上贴着类似“催人老的不是岁月，而是失去理想和精神”“只有平时尽责的人，才能在关键时刻尽责”等励志格言。这些语句并不华美，却给战士们带来了积极的心理暗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戍边守防日子里，激励他们向上生长、向阳开花。

见花如人，睹物思情。官兵从家乡带来种子，看着花一天天长大，有种亲人就在身边的感觉。连长马少峰的妻子从甘肃老家来队探亲，带了一盆君子兰。下山时，她又带回马少峰亲手种植的一盆“倒挂金钩”。夫妻俩虽然天各一方，但身旁有凝结着爱人汗水和心血的花儿陪伴，也就不觉得艰难和孤单。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在且坎边防连，这句话似乎可以改为“有缘鲜花来做媒”，因为这个美好的故事，就像电影情节一样浪漫。那是2010年6月，战士王城回四川达州老家探亲。归队前，他准备带一盆花卉回连队。路过一家花店，他看上了一盆开得正艳的海棠。这时，恰好一个女孩也看上了这盆花。两人都想要买下它，花店老板左右为难。这时，王城对女孩说：“我们那边

我的兵之初

那是20余年前的初冬时节，我们这群热血沸腾的青年，离开了沂蒙大地的怀抱，毅然踏上了向西、再向西的征途。历经4天4夜的颠簸，我们终于抵达了坐落在天山北麓的军营。

此刻，新疆已迎来了漫长的冬季，纷纷扬扬的大雪为天山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纱衣。即便在严寒的笼罩下，玛纳斯河依旧奔腾不息，河水撞击着河岸，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声响。

当时，营区里仅有一部对外联络的电话，2000多人需排队等候使用。因此，书信几乎成了我们这些新兵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桥梁。新训开始前，班长便递来一叠信封，让我们给家人写封信报个平安。他还告诉大家，义务兵寄信免邮费。望着信封上那鲜红的三角邮戳，我心中涌起了难以言表的欢喜与荣耀。

当天晚上，全班人员坐在小板凳上，伏在床铺边，铺开信纸奋笔疾书。思绪顺着笔尖流淌，我把初到军营和旅途上的见闻和感受都写了出来。信中流露着我对家人的惦念，更流露着对军旅生活的热爱。一晚上下来，每个新兵班里都写出了比屋外积雪还要高的厚厚一摞信。

翌日，文书将这沉甸甸的思念抱走，而我便开始了漫长的期盼。我时常在脑海中描绘着父母收到信后的喜悦神情，以及我们小心翼翼地拆开封、细读家书的温馨场景。

黄昏时分，我经常会长脖子、踮起脚尖，遥望连部的方向。终于有一天，文书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出现了。大家蜂拥而上，争相领取自己的家书。收到信的新兵们个个笑逐颜开，迫不及待地拆开封，躲到一旁细品读。这些温暖的家书，为新兵连那酸甜苦辣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亲情的色彩。而那些尚未收到信的新兵，则眉头紧锁，心中充满了失落与焦虑。

“班长，我的信怎么还没有到啊？”我一次次地向文书追问。他总是打趣道：“干脆在你身上也盖个三角邮戳，把你寄回家去算了。”我则坚定地回答：“那可不行！我立志要在军营里闯出一片天地呢。”

经过好多个日夜的翘首期盼，终于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我迎来了那封珍贵的家书。双手捧着这封穿越千山万水的书信，我感觉它沉甸甸的。我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抽出血纸，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有时，我会反复翻阅父母的回信，仔细揣摩其中的每一个字句，直到深刻领悟到家中所传递的每一条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家书抵万金”的味道。倘若有幸能一次收到数封家书，那种喜悦与激动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新兵们所写的信虽篇幅有限，但情感却深沉而绵长。在与家人的通信中，我总是习惯性地报喜不报忧。然而有一次，在战术训练过程中，我的右手不慎碰到了戈壁滩上的鹅卵石，导致整个指甲盖被掀起，鲜血淋漓。在团卫生队接受包扎治疗后，我一个多月都无法洗衣、洗澡，甚至连写字都变得很困难。在回复家信时，我的字迹变得歪歪扭扭，父母一眼便看出了异常并来信询问原因。面对他们的关切与担忧，我只得如实相告。

新兵家信

■ 王 宁

所幸的是，当他们收到回信时已是1个多月之后。那时我的手伤已经康复，新指甲也慢慢长出，我得以重新投入正常的训练之中。

对于那些已有恋人相伴的新兵来说，女朋友的来信无疑成了战友间公开的秘密。大伙儿常常聚在一起分享这些充满甜蜜与温馨的信件，甚至连一向稳重老成的班长也忍不住凑热闹。偷偷瞄上几眼那清秀的笔迹后，他严肃的脸上也会绽放出难得的笑容。班长知道我在入伍前曾发表过不少文章而且是一名党员，因此他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与我交流。有一次，他连续好几天都显得闷闷不乐，原来是他家中介绍的对象给他来信了。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他对于如何回信感到十分苦恼。在苦思冥想了两三天后，他终于向我求助，希望我能帮他给对象回一封信。尽管我内心有些忐忑不安，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下来。为了写好这封信，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认真研究了那位姑娘写给班长的信，并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指导班长撰写了一封长达5页纸的回信。

在书信来往了3次之后，终于在一个周末，班长的对象不远千里从甘肃老家赶来部队探望他了。在那位姑娘来队的一个星期里，班长每天都乐呵呵的，仿佛吃了蜜一般甜美。自那以后，他对我更是刮目相看，并时常鼓励我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军校。到了年底，班长复员回家不久后，便与那位姑娘喜结良缘了。

如今回想起来，新兵时期的每一封信都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我们对家人的深切思念、对军旅生活的无限热爱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那个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书信不仅是联络情感的纽带，更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心灵深处最温暖的慰藉。



最可爱的人（油画）

吴云华作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内地的春天，春风拂面，花红柳绿。然而，在遥远的藏北高原，依然是狂风肆虐，冰封雪裹。那年初春的一天，我从阿里军分区机关出发前往且坎边防连出差。越野车碾过冰雪路面，小心翼翼地行进。

一路上，除了远处的雪山，就是一片枯黄，没有一点春天的气息和色彩。然而，当我走进且坎边防连，官兵精心种植的30多种绿色植物，彻底颠覆了我对高原的印象。官兵说，即使在寒冷的严冬，哨所里也是满眼翠绿、春意盎然，仿佛春天常驻。

进入三班宿舍，一股清新的青草和泥土气息扑面而来。战士们摆放了8盆吊兰在内务柜顶上，长长的绿叶如瀑布般垂下，一串挨着一串，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生机勃勃。

且坎边防连位于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氧气含量较低。为此，上级将氧气管道引入班排宿舍，确保官兵在需要时能够方便地吸氧。这些绿色植物的存在，为高寒缺氧的环境注入了一抹生机，让官兵在紧张的训练之余感受